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官上任，雄心勃勃，准备在古老的中原县城古陵大展拳脚。只一个月时间，便政绩斐然，被老百姓称做『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位政界新星的大胆举措必然引来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首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调查组来了，各种谣言也不胫而走……

新星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李向南

苗生的愤怒，也绝不只是
的合爱歉疚，而是远比这
深刻更复杂的情绪。孩子是纯真
的，他们的处境则是可怕的；

新星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新官上任，雄心勃勃，准备在古老的中原县城古陵大展拳脚。只一个月时间，便政绩斐然，被老百姓称做『李青天』。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位政界新星的大胆举措必然引来保守势力的抵触和压制。李向南和以县长顾荣为首的官僚体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调查组来了，各种谣言也不胫而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星/柯云路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

ISBN978-7-5059-6058-9

I.新… II.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3648号

书 名	新 星
作 者	柯云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丰 杨爱荣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8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58-9
定 价	4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说他是新星,因为他刚刚升起,
因为他正在闪烁……

引言

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

天下无不治……

——摘自《古陵县志》序

光绪六年（庚辰）

苍茫的群山川野都在黑暗中沉睡。一座千年木塔黑森森地矗立着。寒凉的风从山那边刮过来，塔上一层层檐角下的小铜钟叮叮当当地响着。那钟声融入初夏凌晨广大而清凉的黑暗中，单调寥寞，幽远苍凉。在四面的远山引起梦幻般的、似有似无的微弱回音。一千年来就这样叮叮当当地响着。

突然，塔里塔外的一层层电灯亮了。

古木塔立刻在黑苍苍的天地间明亮而庄严地呈现出雄奇宏伟的形象。这是一座九层木塔。最高一层挂着一块大金匾，上书三个大字：释迦塔。

我们年轻的主人公李向南在一个瘦削驼背的看塔老头陪同下，踏进了红漆大门，迎面扑来潮湿陈旧的木头气息。这座塔里陈设着古陵县出土和流传的历史文物，是古陵县的小小博物馆。这是第一层。一个个玻璃柜内的红绒布上陈放着几千万年前的动物化石：有犀牛角，有猛兽的牙齿、骨骼。何其遥远。

李向南俯身看着玻璃柜内的说明卡片，微微笑了笑。那时还没有人类。

沿着沉闷粗重的木楼梯盘旋而上，第二层，陈列着旧石器时代的造物。有人骨化石、石器、骨器。石器都是些尖状物，说斧不很像斧，说矛头不完全像矛头。外形粗糙混沌，几乎很难看出这些被人类打击加工过的石器与天然的石头有何差别。骨器则是几十枚骨针，这是人类所制，无须考古学家考证也一目了然的。大自然的任

新

星



何磨损,野兽的任何咀嚼,都不可能加工出这样尾部有孔、规格一样的细针来。那时的人类就懂得缝纫了,想到这一点觉得颇难思议。还有穿孔的兽骨、兽齿在玻璃柜内的红绒布上摆着,那是人类当时的装饰品。稍有温饱,就知道爱美。这些可爱的原始人类。一张张说明卡片标出:这些石器、骨器是几十万年前至一万年前的人类留下的。

第三层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这里陈列的石器形状清楚、表面光滑、锋刃锐利。石斧、石刀、石镞、石杵、石制纺轮,样样如此。磨石的使用,用它来打磨石器,结束了人类几十万年用敲击方法加工石器的历史。仅此一步,何其简单又何其艰难的一步,使人类跨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新石器时代。

想到这一点,李向南颇为感慨。

他俯身细看着玻璃柜内的物品,里面还有骨针、骨锥,有几个粗陶的钵、罐、鼎,其中一个表面红色、里外磨光的彩绘陶盆吸引了他的注意,构图典雅,形制优美,是我国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器物,约五千年前的原始工艺品。仰韶文化也流入了千里外的古陵,这令人惊叹。再一想古代种种文明都能在当时遍布地球,更难以思议。但稍一计算又很简单:一种人类文明只要一年时间扩散百里,一百年就可扩散万里,几百年便可遍及世界。百年,在人类史上又算什么呢?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面前,地球这个空间是显得很狭小的。

这是第四层了。从四面敞开的窗户能感到劲吹的高空凉风。这里陈列的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有矛,有刀,有铍,有觚,有爵,有造型浑厚、纹饰精湛的商代乳钉纹铜甗,有铭文简短、形制古朴的西周饕餮纹分裆鼎。那阴冷的绿色铜锈及其冰凉沁人的气味,显示着那个历史的古老年龄,同时让人想起奴隶主政权的阴森野蛮、庞大和沉重。铜器中最多的还是矢镞、弓箭。这个旧石器时代后期就有的伟大发明,与火的使用在一起,使人类战胜了野兽和大自然。而制造第一支弓和箭的人,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他是谁,大概永远无从考证的了。再过一万年,现代的一切变成了古老的历史,人们会进行怎样的研究考证呢?

盘旋着沉闷发响的木楼梯一级级而上，一种沧桑之感涌上心胸。

这是第五层了，也是最高一层。这座塔外面看有九层，是明五暗四。这内里的五层是塔的顶端了。透过四面黑洞洞的窗户，穿堂风颇有凛冽之感。这一层陈列的东西是两千年来的。汉代的一个石雕老虎，古朴憨拙，北齐的几个小释迦石雕，唐朝的一个缺胳膊的石观音，还有就是大量的瓷器，瓶罐盆壶。有宋代的白釉画花、白釉红绿彩，有元代的青花瓷器，有明代的五彩瓷器，还有就是清代的珐琅瓶盆等，琳琅满目。显示出人类社会越来越繁华喧闹的生活。

古陵不愧为古陵。自己上任来这里当县委书记刚刚两周，今天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古塔。一层层看了几千万年来古陵的自然史，几十万年来的人类史，几千年来的有文字史。他关了电灯，来到塔外转圈的扶栏前远眺。

刚才在雪亮的灯光中，天空一片漆黑。现在关了灯，看出黑暗的天幕正露出若有若无的微明。一颗硕大的星孤寂地亮着。远处是黑魆魆的起伏群山。风疾劲地吹着他的脸和胸膛，带来湿凉透人的露气和夏天田野的麦香。的确良衬衫哗啦啦抖动着。塔檐下的小铜钟叮叮当当地响着。黑暗的天空苍茫混沌，令人冥想。

东方渐渐透亮，黎明正在慢慢露出清凉的额头。

在它的目光投射下，一层层夜幕被掀掉了，古陵的山川田野、沟沟壑壑，都一点点在黑暗中浮现出来。北面、西面都是大山，群峰交叠，层峦起伏，渐渐近来，变为一些黄土丘陵，再近来，变成一些黄土崖直落而下，化为一片川地。县城及离城不远的这座木塔是在这片川地中一块隆起的高地上。四面环绕着铺满鹅卵石的河滩。河滩流着弯弯细水，河滩垒堰填起的地里，已有点点人影在弯腰锄玉米。平川地沿河滩走向继续朝东朝南展去，直至在天边被山脉挡住。

这是黄河流域一个古老的县。

古陵，此县名早在春秋时期已然有了，与孔子的名字一样古老。秦齐燕韩赵魏的战车兵戈都在这里奔突交战过。攻者毁城，占

者筑城，反复多次。直至近代又被东洋西洋的枪炮洗劫过。现在城墙还留有一些残垣断壁。对面丘陵和山脚下的一个个村庄，至今还保留着转圈围护的堡墙，记载着自古以来的兵燹匪劫。

古老的县又是一个贫苦的县。《古陵县志》中曾这样记叙：

……古陵农民用力多而奏功少，冬春苦寒，夏苦水，秋苦霜。山角河浚有隙地，则毕力争垦，老弱妇女无荒以嬉者。三月播菽，四月播黍稷，六月而耘，八月而获风雨时矣。有年庆矣，所收亩不过数斗……

远远地，传来一声火车的长鸣，在群山回响着，在黎明中显得苍凉。一条铁路穿过山岭越过平川在县城南面擦过，给古陵绘上现代色彩的一笔。随着火车的奔驰声，黎明震惊了，更高地抬起额头，大海般淡淡地抖动着光波，天开始真正亮了。苍莽浑朴的山川田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横刮过群山的晨风苍凉而豪迈。塔上的钟声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远处传来下坡的马车拉杆刹闸的尖厉的吱咯吱咯声。对面山上有高亢苍老的嗓音，唱起一支古老的民歌：“这山唱着那山听，不知谁是知心人……”歌声在黎明中悠扬地回响着，远近几十里山上山下，一个个村堡在槐树顶上升起淡淡的炊烟。

古老而贫穷的古陵。

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新的一页。

一千年后，这一页或许也将陈列在这古木塔中……

北京来的火车在古陵站停了。

睡眼惺忪的旅客带着来自京都繁华的印象贴着车窗玻璃看着这偏僻的小县城、简陋的小站，脸上露出一种恍惚。空间的跨度给他们带来了时间上的隔世之感。这儿的文明比北京可能落后一个世纪。

不多的一二十个人下车，不多的七八个人上车。下车的人在清晨的凉风中打个冷战，清醒了一夜的瞌睡，在冷清的站台上左右张望了一下。或有人接，或没人接。三三两两提着旅行袋、网兜、大包小包，从歪歪斜斜的绿栅栏小门中出站。车站门外有棵据说是东周时期的古柏，传闻孟子曾在这棵老态苍苍的柏树下坐过，所以又叫“留孟柏”。下面寥落地摆着几个卖瓜子的小摊，一个油锅正吱吱地炸着油条。

刚从古塔下来的李向南正背着手和围个白围裙炸油条的胖老头随便说话。

他扭头扫了一下最先出站的人，一下愣住了。

是她。虽然十几年没见了，虽然她的穿着打扮与十几年前迥然不同了，虽然年华与风霜使她改变了神态气质，然而，她还是她。天下万物，没有比人更具有易变性的，也没有比人更具有稳定性的了。

她第一个走出站口，立住，掠了一下头发，往这儿的小摊扫了一眼，很礼貌地对一个提着篮子招揽着卖花生的小孩摇了摇头，就继续朝前走。她依然很美。黑亮的眼睛含着淡淡的忧郁，苗条的身材显出柔和的曲线，这都让人想到“年轻”、“姑娘”、“爱情”这些词汇，想到二十岁这样的年龄。然而，她那种中年知识女性才采用的严肃不苟的装束，朴素的白衬衫，灰的确良裤，梳到后面挽起的头

发,没留一绺刘海的额头,还有那种什么都看透的淡然,都使人感到她是个有曲折经历、不容随便亲近的成熟女性。年龄又像有三十多岁。

她今年二十八岁了吧?

她,应该说林虹,在黎明中走了。她没有看见李向南。她离开古陵一个月了,还不知道他来古陵。如果看见他,而且知道他来这里担任县委书记,她会是什么反应?自己和她面对面时又会是什么心情?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李向南微微摇了摇头。一切都还无法想象,未知数太多。但她毕竟回来了,而她的回来对于他是一件重大事情。她不仅将纠葛起自己的感情,还将在自己这个县委书记面临的政治局势中纠葛起政治风波。

这位古陵县陈村中学的语文教师林虹,是当前全县政治冲突中的焦点人物之一。

“喂,你是古陵的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姑娘子的爽朗声音。李向南转过头。眼前是一个挺拔精干的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梳着运动头。她满额是汗地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旅行袋,挎着书包网兜。

“是啊。”李向南微微笑着答道。他感到很有意思,古陵县的县委书记能不是古陵的人吗?

“那你帮我个忙吧。”姑娘说。

“可以。”

“帮我提一件,你没看我提不动了。”她被所负的重量坠得身子有些歪斜。

“好。”李向南伸手接过两个旅行袋。

“喂,帮我提一个就行了。你提两个,我倒空手了,那多不像话啊。”

“你不是还背着书包网兜吗?拿在手里,就不空手了。”

“你这个人还挺有幽默感。”姑娘边走边口齿脆利地说。李向南笑而不语。“你知道我说的‘幽默’是啥意思吗?”姑娘转头打量了一

下李向南。

“可能知道点吧。”李向南觉得很有趣。

“越说你幽默，你越幽默了。你真是古陵的吗？”

“还能是假的？”

“是不是来出差的，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生？”

“这么大一个县，你都认识？”

“大什么呀？芝麻大一点。县城里的人我差不多都面熟。”

“我要是农村的呢？”

“不会。古陵人有古陵味，一看就能感觉出来。”

“你有特异功能？”

“很可能。你是新调来的？”

“可以这么说吧。”

“你来干什么，农机厂？”

“你怎么知道我是农机厂的？”

姑娘又看了李向南一眼，“你长得黑瘦，给我的感觉是。”她说着笑了，李向南也笑了。

“那我不应该是打铁的、摇煤球的吗？”

“不，你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没大知识，也起码上过初中。”姑娘又看了看这个高瘦清癯的年轻人，“属于那种劳动型的知识分子。”

“你眼光还挺尖锐啊。”李向南说，“还能看出什么？”

“还能看出你个性很强。”

“是吗？”李向南对这个姑娘越来越感兴趣，她不像小县城里的女孩子。

“你是技术员，还是当小干部？”

“嗯……说小干部更准确些。”

“那你很可能是个小小的铁腕人物。”

“这你也能看出来，凭什么？”

“凭感觉和印象啊。”姑娘转过头问：“你听说过我吗？”

“没有。”

“那你肯定刚调来。”

新

星



“你叫什么名字？”李向南很感兴趣地问，“古陵县的知名人士？”

“我？……我叫小莉。”

“你父母在哪儿工作？”

“我父母？……”姑娘一笑，“他们不在古陵。”

“你一个人在古陵？”

“我叔叔在古陵。”

“你叔叔在古陵哪儿工作？”

“县委。”

“县委？他叫什么？”

“他？”姑娘诡谲地一笑，“姓顾。”

“姓顾？叫什么？”

姑娘又一笑，“顾荣。”

“你是顾小莉？”李向南一下站住了。

“是。”姑娘快活地眨着眼睛。

李向南凝视着她，微微点点头：“这就有点复杂性啰。”

“有啥复杂性？”

李向南风趣地笑笑，没有回答。眼前的这个姑娘就是省委第一书记顾恒的女儿。她本人是县委宣传部一个挂名的副部长。大学毕业后自己要来古陵县，立志搞文学深入生活，已经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她的叔叔顾荣则是古陵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顾荣和李向南之间，正在展开着一场影响全县的政治斗争。上级领导的女儿，政治对手的侄女，这双层的关系是有些复杂。

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将在古陵县的这场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复杂的关系必须要用复杂的态度对待。他决心争取她，征服她。一个女孩子，当她处在一个特殊位置上时，常常会影响很多事情。

“你去北京了？”李向南边走边问，“有什么收获？”

“开阔开阔了思想。”

“北京思想是比较活跃。”

“哪像咱们古陵这土地方，闭塞保守土里土气的。是个人就头脑简单，思想僵化。”小莉一脸轻蔑，“从北京到这儿，一下火车听着古陵人说话的口音都觉得刺耳。”

“你就这么看不起古陵？”

“中国农民太愚昧。县城里的干部也都是穿了干部服的农民，保守狭隘。”

“那你叔叔呢？”李向南问。

“他？也好不了多少。”

这就是她对她叔叔顾荣的看法？李向南含着笑打量了她一眼，“那你怎么还要来古陵县？”

“我有我的目的。”小莉一笑。

“你不是写小说的吗？”

“你也听说了？那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小莉一笑，“我是要写农村题材。写城市有什么啊？上海才有几百年历史？中国农村几千年历史。要写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品，就必须写出中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个性。”

“野心还不小啊！”

“你看文艺刊物吗？”

“看一点。”

“那上面有几篇像样的反映农村的小说？城里的人一看，觉得还挺农村味，真正在农村呆的人一看，味就不对。你从古陵一下车，在县城街上一走，看着这两边的土山村堡，风一吹来，立刻就闻到一股黄河流域农村的味道。再到村里跑跑，掏钱打上一斤白酒，和农民坐在炕上聊聊，喝一碗小米稀饭，就知道农村味是怎么回事啦。”

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李向南心中宽厚地笑了笑，问：“你经常去农村跑？”

“那当然。哼，那些作家成天喊着写农民，我看他们对农民就一点真情实感都没有，连语言都不对劲。酸不溜溜，装得挺土气，其实

都是从他们抽过滤嘴烟的嘴里说出来的。”

“你思想够偏激的。”李向南颇感有趣。

“我才不偏激呢，你看——”他们走的是火车站通往县城的一条土马路，两边拉开着间距的是城关公社、农机修配厂、农林局、畜牧局等半开不关的大门，一个个漆色模糊的木牌无精打采地拉着还没睡醒的长脸。一个土院墙的大门上贴着两个斗大的喜字，那是一家住宅。门口进出着喜庆的人们，东喊西吆喝地张罗着，院子里冒着腾腾蒸气，五六个孩子在街上劈劈啪啪放鞭炮。

“看什么，结婚？”

“是。你一看就能感到中国农民的性格。”

“什么性格？”

“一双长满干皮粗茧和裂纹的大手，一手慢慢搓着一把黄土，一手高兴地捏着把喷呐。”

“好一个比喻！”李向南不禁赞叹起这个姑娘的艺术气质来，“这到底是什么性格啊？”

“勤劳耐劳，喜庆豁达。”

“这是你总结的八个字？评价很高啊。”李向南说，“这和你刚才说农民愚昧保守可是完全矛盾的。”

“这有什么矛盾，”小莉不在意地扬了一下脸，不加解释地接着往下说道，“中国农民最苦，可他们苦惯了，他们的性格最稳定、最豁达了。他们每个人都比卓别林伟大，比卓别林的性格更成熟。”

“这个评价就更高了。”

“农村的姑娘失恋了，顶多哭两个晚上，第三天照样扛着锄头下地，拿着针线坐门口。家里死了人，哭是哭，可还要摆席，唱戏，吹喷呐，放鞭炮。中国管婚丧叫红白喜事，你看，他们多豁达。他们才不哼哼唧唧、缠缠绵绵呢，他们都用喜剧的态度来对待悲剧。”

“因为他们受的苦最多，所以他们的心就有了忍耐力。”李向南赞同道，“几千年来，他们经历的悲剧大概是最多的，如牛负重，所以他们也就锻造出了用喜剧态度对待悲剧的性格。就是你刚才说的豁达喜庆。是吧？”

“嗨，看不出你还有点思想呢。”小莉闪亮着羚羊一样的眼睛看着李向南，兴奋地笑道，“考考你，你看那边过来的一男一女是不是一块，他们什么关系？”

路上是三三两两去县城赶集的农民，有的骑着自行车驮着轻声哼唧的猪崽，有的颤悠着扁担担着蔬菜，有的吱吱咯咯拉着平车装满着西瓜，还有扬着鞭子的驴车马车。稀疏的人流中，一前一后走着两个年轻人。前面是个后生，留着分头，穿一身有些不合体的新涤卡衣服，神情不安地慢慢走路；后面是个女子，像姑娘又像小媳妇，穿着件花褂子，挎着篮子低着头。两个人相隔总有十几步远，各走各的，谁也不看谁。

“他俩相干吗？”李向南问道。

“你连这个都不能确定？”

李向南摇了摇头。

“他俩肯定是一路的，而且，他们肯定是只订了婚还没结婚的关系。”

“这能看出来？”李向南惊讶道。

“不信你去问问。”

李向南点点头和那个后生走到了并肩，问道：“你是哪个村的？”

“孙堡的。”后生答道。

“去县城？干啥？”

后生脸红了，支吾了一下，回头朝那个女子瞥了一眼，“去照个相。”

“照相？”

“刚订了婚。”

李向南不禁为小莉的判断力惊叹了。“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他又和小莉走到一起时，问道。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一眼看去的感觉。”

“这可是艺术家的天赋。”李向南说，“来，我也考考你，你看看这换豆腐的，能看出什么？”他们路过的这家门前台阶下，正停着

一副豆腐挑子，拿毛巾擦汗的老汉正和站在门口打听价钱的主妇对答。

“拿什么换哪？”

“黄豆黑豆都行，一斤换一斤半。”

“要小米、玉米吗？”

“不要。”

“拿钱买呢？”

“两毛六一斤。”

“拿粮票换行不？”

“行，两斤粮票换一斤。”

“你等着。”女人转身进门了。

“一看，这卖豆腐老头就是个光棍汉。”小莉说道，“那位大嫂肯定儿女都大了，不在身边。”

“你能看出这些来？”李向南又惊讶了，“好，这些先不说，你从他们刚才的对话中能知道什么有关农业生产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吗？”

“你问这？”小莉费解地看着李向南，摇了摇头，“不知道。”

“我告诉你好吗？”

小莉点点头。

“第一，现在粮食集市上，黄豆黑豆卖三角九、四角钱一斤，对吗？”

小莉转着脑子核算了一下，一斤豆子换一斤半豆腐，一斤豆腐卖两角六，“对。”她点了一下头。

“第二，这老头家不缺口粮。他村里其他人家也不富余豆子。”

“嗯……是。”

“所以这老头不是山上的，是这川地的。”

“这一眼能看出来。”

“第三，现在粮票在有些场合也起着钞票的流通作用，合一角三一斤。第四，这一点结合上咱们县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比例和牌价——这供应比例和牌价你知道吧？”

“知道。”

“这结合着就能推算出，现在古陵粮食集市上，麦子三角八一斤，玉米一角四一斤，高粱一角三一斤，小米三角钱一斤。”

“你是不是打听过？”

“不，我这是算出来的。”

“怎么算？”

“这个算法稍有些复杂，有时间我给你细讲。”

“那我去集市上核对一下。”

“不用，你问问这卖豆腐老头，他肯定知道。”

小莉走到卖豆腐的老汉面前，问道：“大爷，您是哪个村的？”

“我宋庄的。”

“大爷，这会儿去集上称点麦子、小米、玉米，您知道价吗？”

“麦子，三毛八，好点的三毛九，差点的三毛六七。玉米一毛四，小米是三毛。你们这是打外地刚来的？”

“是。”李向南也走上来，他掏出烟递给老汉一支，老汉慌不迭地推让着，连连谢着接过来，李向南给他点着了火。

“大爷，您家几口人啊？”李向南和气地问。

“我是一个人吃了全家饱，光棍一人。”老汉喷出烟来笑呵呵说道。

李向南和小莉含笑对视了一下，都为对方的判断惊叹着。

“你们宋庄学校前面那段拐弯坡路修好了吗？”李向南又问。

“修好了，修好了。”老汉连连点着头说道，“坏了两年也没人修，一下雨就翻大车。前两天县里来的李书记下了指示，不修好，就把公社大队干部都抹了，这不是都怕掉乌纱帽，才三天就修好了。昨儿早晨都走大车了。”

“咱们县新调来县委书记了？”小莉看着李向南惊异地问。

“……好像是。”李向南一笑。

“你还不知道？”卖豆腐老汉说道开了，“这可算个青天大人。”

“青天？这么叫可不好，把他要叫垮了。”李向南说道。

“大伙儿现在都叫他李青天——连山上村子都这么叫。我们

新

是

◆